



铁血武林

金齋

沈阳出版社

铁 血 武 林

全 庸 著

沈 阳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二十年前，一个统霸武林的庞大组合“铁血教”，在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百多名绝顶高手失踪，占地极广的总舵，连同七十多处分舵变成一片废墟。

瓦解该教的这股神秘力量来自何处？他们都是什么人物？谁是幕后策划者、指挥者？

二十年后，江湖上突然又出现了一批蒙面人，他们又是什么人物？在明斗暗杀中，时有二十年前“铁血教”的残余教徒死于非命，还有隐居深处的白道高手。一时间，江湖上杀机四伏，敌友难分，悬案重重，扑朔迷离。

小说中人物众多，一代年轻高手中正邪并存，由于江湖经验不足，前后都曾陷入情网。一时间爱与恨，纯情与肉欲难分难解。

面对中了媚毒，不满足她欲求就等于亲手杀死她的少女时，一代奇侠如何应付？

面对三个心爱的少女时，年轻的武士如何抉择？

人的一生怎样做才更有意义和价值？

面临覆灭之厄的武林，谁来拯救？

这部书中的许多奇特故事，会给你一个新鲜而圆满的回答。

目 录

第一章	铁血镇江湖	谁是真凶.....	1
第二章	真假实难分	步步陷阱.....	33
第三章	初试美人关	国色天香.....	64
第四章	江湖茫茫路	步步杀机.....	95
第五章	御又府失盗	有苦难言.....	124
第六章	月黑杀人夜	因爱生恨.....	157
第七章	巧获绝世功	一展雄风.....	181
第八章	复职公义盟	误会重重.....	210
第九章	“铁血令”再现	敌友难辨.....	240
第十章	夜探修缘庵	敌踪再现.....	270
第十一章	最毒女人心	荡妇本色.....	296
第十二章	少侠遭诬陷	毒计连环.....	326
第十三章	初尝南女情	桃色罗网.....	357
第十四章	再探隐世人	冰释前嫌.....	388
第十五章	弑师案大白	艳妇漏网.....	418
第十六章	误陷桃花计	夜闯秘舵.....	447
第十七章	为宿仇诛魔	自相残杀.....	477
第十八章	掉包显神功	群魔惊心.....	510
第十九章	佳丽扮秘使	救人显爱.....	543
第二十章	怪僧伸援手	绝技现世.....	580
第二十一章	勘破红尘界	少侠丧志.....	607
第二十二章	少林遭劫难	孽缘应验.....	645

第二十三章	问剑霸武林	魔焰高涨.....	681
第二十四章	紫灯人头塔	鬼沼招魂.....	717
第二十五章	绝功戳三凶	少主解危.....	751
第二十六章	奇侠偶大意	故友遇害.....	784
第二十七章	消受美人恩	并肩江湖.....	816
第二十八章	盟主囚密室	真相大白.....	848
第二十九章	佳人险破身	奸徒遭报.....	881
第三十章	群侠显神功	元凶授首.....	913

第一章 铁血镇江湖 谁是真凶

铁血教！

这个神秘而恐怖的组合，虽然已成为武林史上的陈迹，但这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名词，仍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江湖人的心头上。

二十年前，“铁血教”崛起于北方武林。仅仅两年时间，却一举占据了整个北方六省，所有北方江湖上的大小门派，悉被除名或神秘地消失了。自命为名门大派的“五大门派”，也告俯首加盟，“铁血教”的威名之大、气炎之盛，在武林史上堪称空前绝后。“铁血教”的大、小分舵，在一夜之间遍布大江南北，水陆通衢，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使武林整个陷入了末日的恐怖之中。

但是，也就在距今整整二十年的一个重阳日，“铁血教”突然在一夜之间冰消瓦解了。总舵连同属下的二十四处分舵，悉被摧毁，该教自此除名江湖。

这是个谜！千古之谜！

是什么人具有这么高的武功和力量，致使这么强大的帮

派顷刻瓦解？还是有更可怕的秘密或阴谋？

江湖风云诡异、风水轮流转，就在“铁血教”消声匿迹的五年后，北方武林成立了“公义盟”，据传该盟盟主武功极高，是由各门派帮教共推的德高望重的“游灵谷”掌门人“一剑斩”邱中棠为盟主。举凡各帮派之间的纷争、重大冲突，均由“公义盟”“七老会”合议仲裁，因此，北方武林一时间出现了一派祥和好景。

但是，“铁血教”的阴影仍未消散，“铁血教”何以在一夕之间被摧毁？

当初该重大举动的设计者是谁？

该教的高手如云，是否有余孽留下？

.....

这个谜谁也无法回答。

除了当年策划者之外，恐怕没有人能解开这谜了。

这是一间宽大富丽的厅堂，厅门上高悬着一块泥金巨匾，上边题着“七老堂”三个大字。八名执剑披红的黑衣劲装武士，左右各四，分立于厅门之外。

堂内，七张盖红方案，居中一张正设，其余六张左右打横斜对，案后各设一把沉重的太师椅，七名黄衣老人，正襟危坐，个个精神肃穆。

居中案后坐着的是一个须眉俱白的赤面老人，精神矍铄，相貌威严，堂中数此老的年岁最高，看上去在八旬开外，他便是七老之首的“箫魂老人”弘一奇。

江湖中都知道，七老坐堂。一定是武林中又有重大公案待决。

气氛在肃穆中又有几分沉闷，静得落针可闻。

终于，“箫魂老人”打破了这沉闷，沉缓而凝重地开了口：“少林公案，业已拖延了三月之久；今天，本堂做最后裁决，各位有何高见？”

六老相互望了一眼。右首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开口道：“为维护‘公义盟’伸张正义之旨，老夫认为凶手应处以应得之罪！”

“箫魂老人”点了点头，道：“梅老之意……是按盟规第一条处置？”

瘦削老人欠了欠身，道：“不错，杀人者，死！”

左边一位长着一副富泰相的老者，手抚长髯，悠悠地道：“本公案罪证确凿，何以拖延了数月之久？”

“箫魂老人”沉声道：“为求毋枉毋纵，故派人专程会同少林寺僧，再做调查，本会堂处断，务求公正与慎重，以免贻武林以口实、授人以柄。”说完，一抬手，洪声道：“带人！”

“遵令！”

厅堂外侍立的执法武士恭应了一声，其中两名疾飞而去，工夫不大，一个形容枯槁、衣衫不整、发乱足跣的青年武士被架入堂中。

十四道目光，全射到这青年囚徒身上。

青年武士低垂着头，木然而立。

七老之首的“箫魂老人”神色一肃，沉声道：“皇甫英，你服罪吗？”

青年武士抬起头来，星目圆睁，但却黯然无神，冷厉地道：“不服！”

七老的面色肃然作变，“箫魂老人”仍以那凝重逼人的声调道：“你虽一直矢口否认杀人劫经，但罪证俱在……”

青年武士抗声道：“有人栽脏嫁祸，陷我于罪。”

“但没有反证！”

“我受伤便是反证！”

“你能说出下手的人是谁吗？”

“我当时忙于救人，对方从后突袭，我没看清人影，便已受伤昏迷……”

“皇甫英，你身为‘公义盟’铁卫统领，论身手，在青年一辈中你是佼佼者，这种强辩之词，岂堪采信？”

青年武士皇甫英激越地道：“凭想象武断，这就是‘公义盟’所谓的公平正义吗？”

右首第一位姓梅的长者冷言道：“皇甫英，嵩山少林寺指派‘了因大师’，赴南少林下院，迎奉该寺武功秘典‘金相宝典’，此事十分机密，江湖中根本无人知道，该寺为了慎重，才请求‘公义盟’派人在途中暗护，你是本盟指派的暗护人，也是唯一参与这机密行动的人。如果说，不是你起了贪念，杀人劫径，谁能相信？”

皇甫英咬牙切齿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姓梅的老人重重地哼了一声道：“皇甫英，事实俱在，狡辩无益……”

“何谓狡辩？”

“哼！‘了因大师’丧生剑下，而你的剑上带血，盛放‘金相宝典’的玉匣，在你身上，你如何解说？”

“这是有人故意陷害。”

“但你提不出是谁，连你所谓的突袭者的身形相貌都不知道，对么？”

“若非如此，便不致发生这冤狱了……”

“冤狱？本堂五年来处断过武林公案不下数十桩，从没出过差错，你所谓的陷害，是意指有人杀人夺经之后，又把玉

匪放在你身上，存心嫁祸与你，是这个意思么？”

“但那下手的人，干脆把你一并杀却，岂不更干净利落。何必多此一举，留下蛛丝马迹，自找麻烦呢？”

皇甫英不由语塞，这话的确有道理，实在是让人想不透，又有些古怪。

姓梅的老者冷冷一笑，紧接着又道：“或许你会辩解，对方在击倒你之后，恰好有人路过，不及取你性命，便仓促遁去。可你别忘了，发现你重伤昏迷的，是本盟副盟主，也是平日里最赏识你的人，你加入本盟不就是他介推的吗？而他却毫无发现可资你用的辩护的迹象……”

皇甫英又答不上话来，这的确是实情。

七老之首的“箫魂老人”接过了话头，道：“这公案耽延了三月之久才开堂断决，也是副盟主一力主张彻查的。”话锋一顿之后，目光遍扫其余六老一眼，才又接下去道：“照情况推断，本案有两个可能，第一，是你有同谋人或幕后主使人，故意造成这局面的……”

皇甫英狂声抗辩道：“这是莫须有的臆测！”

“箫魂老人”冷峻地接下去道：“第二，就算是有人暗算你，劫走宝典，但杀死‘了因大师’的仍是你！”

皇甫英双目赤红，狠狠瞪着“箫魂老人”，皇甫英枯槁的面容，更加苍白了。

“箫魂老人”陡地站起身来，大声道：“本堂裁决，按盟规第一条处断，杀人者死！以儆效尤！”

皇甫英全身一震，突地狂声大笑起来。“箫魂老人”用手重重地一击案面，厉叱道：“会堂重地，不得放肆！”

皇甫英陡地敛起笑声，歇斯底里道：“很好，很好，我皇甫英认命了！”

“箫魂老人”坐回原位，沉声道：“本堂向例不施刑讯，以重天心人道，盼你坦白说出宝典下落，以便本盟对少林寺有个明确交待。”

皇甫英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他反而平静了，冷冷地应道：“无可奉告！”

六老面面相觑，神色之间，显出无可奈何之态。

“箫魂老人”沉着脸想了片刻，突地白眉一扬，大声说：“后事由少林寺自行料理，本堂就此做成决断。”

六老齐齐颌首，表示对此决断已无异议。

“箫魂老人”目光紧紧地迫注着皇甫英，沉声道：“皇甫英，循例你可以向本堂交待遗言。”

皇甫英声音平静得出奇地道：“我无话可作交待！”

“箫魂老人”白眉皱了皱，又道：“可有什么要求提出？”

皇甫英略一思索，用力咬了咬牙，道：“本人虽然武功丧失，但身为武士，希望死时还我武士装束。”

“箫魂老人”一颌首，道：“这要求不算过份，本盟答应你。”说着，目光一扫两名扶持皇甫英的执法武士，又道：“带下去还他武士装束，然后押到刑殿上去！”

“遵令谕！”

两名武士齐齐地恭应了一声，挟着皇甫英，转身出堂。皇甫英回过头来，遍扫了七老一眼，口中发出一串栗人的冷笑，这一眼充满了愤恨，也充满了蔑视。

七老纷纷离座，由“箫魂老人”为首，鱼贯出堂，顺长廊向后走去，六名在堂外待立的武士，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一座宏伟的殿堂之前，堂门之上，高悬一块刻着“刑殿”二字的巨匾，令人一见便不由生出阴森可怖之感。

殿门是敞开的，内里的布设一目了然，居中一张披红长

案，案后，并列排开了三把交椅，两侧相对排列了十二把交椅，此刻全是空的。

长案上方承梁上，一方横额，刻有“公义其扬”四个大字。虽觉俚俗，但字本却极可观，铁划银钩，看似出自名家之手笔，长案正中央，摆了一个镂花笔筒，却是空的。此外，却空无一物了。

七老鱼贯入殿，“箫魂老人”逡自到长案之后居中的交椅上落座，其余六老依序在两侧坐下了。

六名执法武士在殿门外分立。

殿内殿外，鸦雀无声，死寂得有些阴森可怖。

不久，一名英挺不凡的青年劲装佩剑武士，被扶持而至。他，正是待决之囚皇甫英，这一改换了衣着，前后判若两人。

到了殿前，皇甫英双臂一振，冷厉地道：“放手，让我自己进去。”

两名执法武士，不期然地松了手，皇甫英昂首挺胸，面容自若地进入殿中，隔两丈远面对长案而立，嘴角噙着一抹冷酷的笑意，似是对自己的命运做无情的自嘲。两名执法武士仍紧随他身侧。

七老个个面色凝重，没有任何表情。

毕竟皇甫英并非普通囚徒，他曾是‘公义盟’的铁卫队的统领。

就在此时，殿外突地响起了一个声音，道：“副盟主驾到！”

紧接着，一个相貌清癯的灰衫中年文士，沉缓地步入殿中，右手持着一面金色三角令旗，目不斜视地走到长案左上角处回身站立。

七老齐齐起立躬身，“箫魂老人”离座侧身，口里道：“七老会首席弘一奇迎令！”

中年文士高举令旗，以震耳的声音道：“盟主金令，照贵会裁决执行！”

七老又是一躬身，由“箫魂老人”代答道：“谢令！”

然后双手接过令旗，插入长案中央的笔筒。

“箫魂老人”与中年文士互一拱手，分别在长案后椅子上落座，空出中间的位置，六老也跟着落座。

这中年文士，正是副盟主“千面书生”古北羽。

皇甫英深深望了“千面书生”古北羽一眼，面上的肌肉微微地抽动了数下，但瞬间又回复到原来的冷漠与平静。

副盟主“千面书生”古北羽慨然一声长叹，略显激动地道：“皇甫英，本来在此场合下，不该说私话，但有些话却又如骨梗在喉，不得不吐，本座当初放引你进身“正义盟”，因见你是武林中后起之秀，指望你能大展奇才，为武林天下之正义而尽武士本份，想不到，唉！你一念之差，自毁前程，本座无意责备你……”

皇甫英平静地道：“事已至此，夫复何言？不才辜负了副座的知遇殊恩，来生图报吧！”

“千面书生”古北羽面上抖出一片悲凄之色，暗声道：“在私人立场，你有什么未了之事，要我代做吗？”

皇甫英低头想了想，又抬起头来道：“只有一件事拜托……”

“什么事，你说好了？”

“请转告敝师兄……”皇甫英只说了一半，就突然闭上了口。

“千面书生”古北羽眼一亮，但又倏地敛住，接着皱了皱眉头，脸上忽阴忽阳地道：“说下去，你师兄是谁？”

皇甫英欲言又止，最后咬牙道：“不才认命了，说什么都

是多余的，算了！”

“千面书生”古北羽脸色微微一变，抢声道：“皇甫英，你有话便说，我一定替你办到，这是最后一刻……”

皇甫英把头扭向一边，闭上了眼，说出最后一句话：“我才认命了！”

“千面书生”古北羽像是替皇甫英惋惜似地长叹不语。

“箫魂老人”转头道：“副盟主，卑座要下令了？”

“千面书生”古北羽没有开口，但却点了点头。

“箫魂老人”沉声喝道：“执法使者进殿！”

随着喝声，一个从头到脚罩着一个大红布套，只露两眼的武士，进入殿中，站在了皇甫英身后，朝上方微施一礼，冷冷地道：“执法使者到！”

“箫魂老人”沉重万分地吐出了两个字：“执行！”

殿内顿时泛散出一股浓重阴冷的死亡气息，虽说是江湖上的刑堂，但却超过了官府的法场，两名执法武士，立即架紧了皇甫英的双臂。

皇甫英突地栗声道：“本人有个请求！”

“箫魂老人”白眉一皱，扬了扬手示意执刑人暂缓执行，沉声道：“在范围之内可以，什么请求？”

“本人请求面向殿门受刑！”

“为什么？”

“本人不愿面对‘公义其扬’四个字。”

此言一出，人人色变。

“箫魂老人”双睛一瞪，“砰！”地一拍长案道：“皇甫英，你的意思是本堂的判决没有公义？”

皇甫英一撇嘴，咬牙切齿道：“正是此意！”

“箫魂老人”怒气冲冲再次拍案道“无理要求，不准，执

行!”

执法使者高应一声：“遵命！”一扬手，并指如戟，猛朝皇甫英的“命门”大穴戳去，皇甫英钢牙咬紧，目中尽是怨毒之色……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一声厉喝，倏告传来：“住手！”执法使者听声后，不由自主地收指后退。

刚要动手的人，无不变色而起，“肃魂老人”暴喝而起，面对执法使者道：“何人敢搅执法堂？”

喝声中，在场的人只觉眼前一花，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太婆出现在皇甫英的身后，好玄奇的身法，像是她本来就站在那似的。这老太婆看来已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双瞳如电逼人，毫无龙钟之态。身着素服，手拄鸠头拐杖，最奇的是她肋下斜挎了一个丝锦织袋，鼓绷绷地不知放了何物事。

站在殿门外的六名武士，惊愕万状地涌立门边，他们没料到会有这老妇人入殿。

在场人看清了这老妇的真面目之后，个个面露惊悸之容，有的竟似呼出了声。

“肃魂老人”惊叫：“原来是‘百宝神姬’驾临，失迎之至！”

这名称一叫出，半数以上的人面色巨变，这“百宝神姬”无人知其来历，也无人能够确实道出她的功力究竟有多高。是善是恶，只凭她出手，无人幸免过，但她极少现身江湖，一般武林人士，仅闻其名而不见其人。

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肋下所挂的“百宝袋”，袋内有稀世之珍，也有意想不到的致命之利器。“百宝神姬”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由于功力高，性子急，所以有时则不免疏于刚也

自用，但这并无碍于武林人物对她的尊崇。

副盟主“千面书生”古北羽跟着长揖道：“芳驾光临，有何指教？”

“百宝神姬”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道：“你是谁？”

“千面书生”古北羽大感尴尬，他在“公义盟”中是一人之下，在整个武林中也是地位相当尊崇的人，现在被这老姬这么一问，的确不是滋味，当下讪讪地道：“后进古北羽，现忝为副盟主。”

“百宝神姬”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只淡淡地：“哦。”了一声，好像副盟主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似的。“箫魂老人”和其他六老也跟着尴尬起来，“箫魂老人”眉头皱了几下后，勉强打了一哈哈道：“芳驾此来，必有见教？”

“百宝神姬”用目光朝皇甫英一扫，面寒如冰道：“老身就是为他而来。”

所有在场的人，均为之一震，想不到这功高莫测的人物，竟是为了皇甫英而来。一时竟有人私下窃语，探询他们的关系。

“箫魂老人”目光逐一扫过六老，然后停在“千面书生”古北羽的脸上，意思当然是征询应付这件事的意见。但，谁也没有开口。“箫魂老人”无奈地收而目光，轻唉了一声，对着“百宝神姬”道：“芳驾是武林中的先进，此地乃是‘公义盟’的刑殿……”

“百宝神姬”一翻眼，道：“怎样？”

“箫魂老人”严肃地道：“芳驾当不至甘冒武林之大不韪，阻挠武林天下所共守的盟规。”

“百宝神姬”嘴角一撇，嘿嘿一声冷笑，道：“弘一奇，少给我装蒜，武林？嘿嘿，你们口中的武林能代表谁？你的大

帽子只能去吓吓那些不知道你们的人，还吓不倒老身。长言短叙吧，你们‘七老会’的裁决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义可言！”

七老各个面露怒容，只“千面书生”古北羽面冷如霜，默然旁观。

“箫魂老人”愠声道：“难道芳驾已尽知全盘经过？”

“当然！”

“何谓裁决不公？”

“第一，皇甫英并未认罪，他只是被迫服刑。第二，少林失经应是物证，而今‘金相宝典’没有下落，也就是说罪证不全。第三，皇甫英的辩词，‘七老堂’不予采信，率而定夺，岂能谓之公正？设若将来真相大白，杀人劫经另有其人，你们这‘七老堂’居心何安？又如何向天下同道交待？”

七老不由而面相视，‘百宝神姬’这一番话不无道理，的确这裁决矢之慎重，最大的缺漏是“金相宝典”的下落不明。

“箫魂老人”白眉连连攒动，沉声道：“此案是据理面断！”

“百宝神姬”冷“嗤”了一声道：“弘一奇，人命关天，人证物证均缺漏，你们的一切决断俱是臆测。反过来说，皇甫英是据理申辩，为何不予采信？”

“箫魂老人”不由语塞。

副盟主“千面书生”古北羽这时冷冷地开了口：“请问芳驾与皇甫英是何渊源？”

“百宝神姬”冷冰冰地道：“武林本属一脉同源，不必谈什么渊源。”

“千面书生”古北羽一楞神接着又道：“芳驾的真正来意是什么？”

“百宝神姬”遍扫在场的人一眼，然后正色道：“收回成令，再查此案。”